

歷史與空間

文：王兆貴

《紅樓夢》人物雜談——寶琴之識

《紅樓夢》中人物眾多，美女如雲。可細細考較起來，這些美女的活動天地實在有限，轉來轉去離不開「兩府一園」（即寧國府、榮國府、大觀園），大多是足不出戶的「籠中鳥」。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從這首五律描述的地貌和氣候特徵來看，這位「外國美人」僑居的地方無疑是一個山林疊嶂、雲霧繚繞的島國，且屬於漢文化圈地區。

來，給粉脂濃潤的溫柔之鄉帶來了些許異域風情，增添了些許斑斕色彩。寶琴年齡不大，才貌俱佳，視野開闊，見聞廣博，文思敏捷，趣味橫生，有着超時空的近現代眼光。

古人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看成是人生歷練的兩大門徑。如果把讀書看作「閱歷」，把行路看作「履歷」，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履而知之比閱而知之更重要。

同樣是故事，出自不同的時代，不同人的手筆，所反映的人文風貌也不同。曹雪芹生活的十八世紀中後期，封建王朝正處在一個由盛轉衰的節點上，西方則處於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發軔之始。

寶釵認為：「前八首都是史鑒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

書若蜂蟻

文：葉輝

官塘·官涌·官富寨

九龍自1860年割讓給英國以來，幾經大規模開山填海，今日面目全非了；其後又因地鐵開通，地名每每以站名為依據，此所以要還原歷史，首先要還原地理。

另有顧祖禹（1631-1692）所撰《讀史方輿紀要》，亦記有官富山、官富場及官富寨：「《行朝錄》：宋景炎二年正月，南狩幸此。今有石殿遺址。又西南八十里大海中有官富山，山之東有官富場。《行朝錄》：景炎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官富場。是也。舊《志》：官富山，在東莞縣西南二百八十里。」

據此，九龍寨城原址即宋代之官富寨，有駐軍負責海防，並有官富巡司管理九龍的鹽務。北佛門堂有一塊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石刻，載有宋人嚴益彰抵達官富場履任，共一百零八字，堪可作證：「古汭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遊兩山。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樸鼎鼎於戊寅，莫考年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之；道義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

官富山也者，泛指香港九龍半島以北群山，而官富場即位於急水門東、佛堂門西（約為今日九龍灣至土瓜灣一帶）的鹽場。官富場有鹽官主理，至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產鹽驟減，曾一度廢置，其後鹽產量回升，始恢復設置。

其時急水門與佛堂門俱設有清關，東有九龍城寨（官富寨），西有深水埗（名稱待考），據此，今日觀塘理應叫官塘，與官涌相呼應。今日藍田，原稱鹽田，乃官富場鹽田的一部分。而茶果嶺天后廟又稱茜草灣天后廟，始建於道光年間，由四山（茶果嶺、牛頭角、茜草灣及鯉魚門）集資籌建；有部分學者指出，茶果嶺天后廟為當時「四山頭人」聚集及議事之地。

據1819年編撰的《新安縣志》，載有官涌村與官涌汛，信是斯時有官兵駐守的村落與河涌。1909年，因興建油麻地避風塘，將官涌山夷平以採石築堤，在原址建官涌街及官涌街市，至1941年又建成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新安縣志》所說的官涌村，由官富司所管轄，官涌村旁有官涌山，為戰略要地，官涌地名源於此山。



網上圖片

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類似這種古跡的考據和爭議，於今不是更多嗎？李白出生地之爭倒也罷了，西門慶乃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人物，爭搶他的故里就有些無厘頭了。

「前身是瑤台種，無復相疑色相差」。借用寶琴的這句《詠紅梅花》詩來比擬，寶琴本人恰是《紅樓夢》中鬼使神差的「外星人」。她半路上飄入大觀園舞台，待到曲終人又不見了。她雖然未入金陵十二钗冊籍，但其見識和理念卓然超群，堪稱大觀園中一枝獨秀的智慧女神。

文藝天地

來鴻

文：翁秀美

流年「碎」鋪排

拍拍茶葉筒，倒出最後一點茶葉，曾經刀槍劍戟般的猴魁僅剩殘片和細碎的末子。開水注入，碎片細末漫杯飛起，舞起，傾盡氣力，有種壯麗的美。

輕晃杯子，碎末冉冉升騰，雲蒸霞蔚裡，眼前依稀晃過兒時的餅乾、紅薯乾的碎末，從小碎花紅襪的口袋裡搜羅出來，手心裡攤開，倍加珍貴。

記憶如碎片，在外物觸動心靈的時候總會念起。時間向前走，往事往後推，一片片的舊時光次第鋪開，山重水複般地錯落有致，想起了，拾起一片，看裡面的笑聲淚影，感慨一番。卻不知，此時的感慨，正在定格，成為以後回憶的片斷。

時光飛逝。滄海桑田，彈指一揮間。自然世界，碎裂與完整瞬息萬變。看山川河流，草木竹石，總在碎裂之中呈現出別樣的生命之美。

碎片裡的大自然又呈何景？有時無意中造成的遺憾，反給我們另一個世界。朋友轉來幾幅圖片，只看一眼，頓感窒息的美！鏡面支離破碎，折射出大自然的美麗圖景，成各種大小不一的形狀，透過碎片，看到同樣殘損零星的樹木、夕陽與天空，不完整的色彩，不連貫的圖案，組成一串串精美絕倫的生動剪影，在每一片中閃耀。

有一種碎片，雖為人工，卻似天然，將碎裂與完滿結合得恰到好处。園林中的小徑地面，多用磚、碎石與瓦片鋪就，古樸雅致。蘇州網師園裡單腿獨立的白鶴是以白、黑瓦片與黑、黃卵石及青磚鋪成。拙政園有象徵財富和吉祥的套錢紋鋪地，材料為青藍石、紅石和黑瓦片，又兩個菱形相疊、壓角的方勝紋，另有無數可愛碎石相陪，圖案與景色渾然天成，碎而精緻的美，正堪觀賞，怎忍踩踏？

「百圾碎」，瓷器開片冰裂紋的一種，起於宋代哥窯，開片小且交錯重疊，或先有大塊開片，其間又有不等邊細小裂痕，見之如百條裂痕。上海博物館藏有兩件宋代哥窯瓷，葵口碗與輪花碗，碗口自然如花，開片細密優美，縱橫有致。瓷器釉面的裂片，原是製作中的缺陷，卻優雅耐看，氣韻生動，流淌著一種自然天成的趣味。

那自然的珍貴的「碎」，鋪作圖景，鋪排了流年。泱泱華夏，綿延數千載；烽火硝煙，遙看幾朝代。間又四分五裂，興衰榮辱相接。方見得高樓廣廈，歌舞繁華，然轉眼間殘垣頹井，顛沛流離，恰似木蘭竹筒，片片相連，連成歲月長河，連成不朽青史，一頁頁一篇篇，大氣恢宏又細緻散碎，散碎處，是不盡的宴飲，遊賞，歡聚，離別，花開花謝，月圓月缺，在紅塵的俗世光陰，恬淡的幽雅情懷之外，迴旋不絕地散發著無窮魅力的音樂、舞蹈、繪畫、辭章、口耳相傳的上古傳說、深埋地下的殘破物件，給後人無限的想像，在想像中拼接了那時的歲月，和歲月中燦爛輝煌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那時，今日，片片如飛，都作了過往，若能遇到有緣的，珍藏喜愛的，相守癡心的，縱有瑕疵，成零散，又何妨？短如片斷的人生，也會因此而豐富綿長，溫潤留香。

詩意偶拾

文：俞慧軍

聆聽江南（外一首）

聆聽江南
聆聽悠悠曼曼的運河水
聆聽魂牽夢縈的故鄉
那扣人心弦的絲竹聲聲

聆聽江南
聆聽碧簷搖曳的古村老宅
聆聽每一片黛瓦每一朵薔薇
那幽遠清幽的鏗鏘迴響

聆聽江南
聆聽花園錦簇的社區
聆聽枝葉葳蕤的林陰道
那燕語鶯聲的曼妙歌鳴

聆聽江南
聆聽過橋茶葉的庭院
聆聽窗明几淨的書房
那英俊少年吹奏的笛聲悠揚

聆聽江南
聆聽紅霞滿天的黎明
聆聽曙光初照的綠茵場
那圍繞太湖的笑語歡歌

金色黃昏

晚霞在夕陽的燦爛中
瀟灑了一幅五彩繽紛的風景
百靈鳥歌著故鄉的落日
躲進林蔭深處最安詳的地方

金黃的禾稼站在一
往無畏的田疇間
沒有一幀雕塑能比這更偉岸
父親的臉龐沁溢豐稔的嚮往

暮色裡的遠山大氣磅礴
翠綠的松竹依山綿延
浩瀚的太湖朦朧成雲煙霧縹
漁舟唱晚的水域飄過白帆煙線

挺拔的農家樓宇沐浴在霞彩中
裊裊炊煙纏繞著沁人的溫馨
熙攘的集市顫動著迷人的韻律
遠方的遊子獨對著這醇醉的暢想

儘管山輝川媚歲月不再陌生
也許四季的征途上開滿了鮮花
可遊子的憧憬永遠定格在故鄉
那一個個抵達心靈的金色黃昏

短載

文：董耀會

被遺忘的虎山長城——走過萬里長城之二



虎山長城形勢會意圖。

虎山長城是明長城遼東鎮的最東端。遼東有長城，好像是近幾年才被認識，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我的家鄉在山海關，少年時就聽慣了「萬里長城東起山海關」這句權威性的介紹，直到對長城有了研究，才知道山海關外還有長城。

其實遼東長城在明史中有大量記載，只是因為清初不再提及這段長城，便漸漸地被歷史所淹沒。明遼東防區主要在今遼寧省境，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同一條巨大的臂膀，橫互在北京東側，構成一道理防關的軍事屏障。

洪武四年（1371）七月，明朝設置遼東都衛於遼陽城（今遼寧遼陽），任命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鎮守遼東地方，領轄遼東諸衛軍。從這時開始，遼東地區就成為明長城最東端的軍事防區。鴨綠江邊的虎山長城，就是明代遼東鎮長城的最東段。

從丹東市區出發，沿着風光迤邐的鴨綠江岸，往上游再走大約20公里，江南岸有一座很峭拔的山峰，挺立在鴨綠江邊，這座風光秀麗的山峰是虎山。虎山臨江的一面很陡峭，山的背面從半山腰開始，與另一座矮一點的山峰相連，虎山長城就依靠在峭壁上，以此為起點，一直順着山勢向內地延伸。虎山平地孤聳，視野開闊，若站在上面，鴨綠江兩岸的風光一覽無餘。拂去歷史的塵埃，想像幾百年前遼東大地硝煙瀰漫的戰爭場景，嘶殺聲猶在耳畔。

遼東長城在萬曆年之前，主要防禦對象是蒙古各部族。此後，便是逐漸強大起來的女真族。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明軍分四路圍剿後金，會師赫圖阿拉。努爾哈齊集中八旗優秀兵力

打殲滅戰，分頭擊敗了明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薩爾滸之役，改變了明與後金力量的對比，此後，後金乘勝攻取遼寧各地，突破了明長城防線，從此明遼東鎮長城的遼河以東地區長期處於明與後金拉鋸的狀態。

此時的明王朝的軍事防線，已經只有遼東地區的西部。明王朝的最後幾十年，主要的軍事力量都調到了這裡。

天啟初年孫承宗為遼東經略時，面對殘局，還是力挽狂瀾，積極整治軍隊，修繕關隘城堡，局勢得以穩定。又奏請集兵18萬，分守遼陽、撫順、清河諸要地。挑選精悍士卒乘隙輪番襲擾，使後金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從這個計劃可以看出，連城勁勇的孫承宗也不敢奢望收回鴨綠江畔的長城。孫承宗在遼東的一年多時間裡，後金不敢輕舉妄動。

魏忠賢手下的閹黨分子高第接替孫承宗任遼東經略，高第這個人並不懂軍事，從來就沒打過仗。上任後，推翻了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撤掉寧錦防線，把山海關外的兵力全部撤到關內。於是，山海關外駐防的明軍將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外，都撤回山海關裡。明朝山海關外的軍事防禦能力頃刻陷入瓦解狀態。當時，抗命不從的袁崇煥死守寧遠，結果努爾哈齊十幾萬軍隊，攻不下袁崇煥萬餘人防守的寧遠城。努爾哈齊也在這場戰鬥中被明軍火炮打傷，數月後不治而亡。

長城垮，則明朝亡，但這個長城並不僅僅指城牆。明王朝東部地區的運轉和維繫不斷內耗，長城防禦體系最後也失去了防禦能力。

（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走過萬里長城》）



丹東虎山長城。